



陳 大 為

民國五十八年生

師大國文所博士班

就讀／師大國文所博士班

作品／詩集〈治洪前書〉、〈再鴻門〉

曾獲／中國時報新詩評審獎

聯合報新詩第三名及佳作

教育部新詩第一名及佳作

中央日報散文第二名

創世紀四十周年詩創作獎優選獎…等

主要透過一座茶樓的興衰史，作為老一輩南洋移民文化的縮影。近九十年的時間與空間的變化當中，有不同時代的精神格調和華人的意識形態，從過客心態到落地生根，從以唐山為宗到以南洋為后土……。本文企圖以較獨特的後設筆法來書寫這一連串如走馬燈般流經眼前的歷史影像，並將之詩化，讓消瘦的茶樓有一縷淡然的淒美。

茶樓消瘦

陳大為

我要向你陳述一棟茶樓略帶霉味的身世，那是一種近乎陳年普洱，但其中又混雜著木頭老邁的呼吸、歷史暗暗氣喘的霉味。噢，它身世裡所有的內容都到齊，恢復了昔日的容顏，還泡了一壺上好的鐵觀音，盛裝圍坐在樓下等你；就等你選個汗水依然沉睡不醒的赤道清晨，把尚未早操的想像交給黑色陸燕的尾巴，牠們會裁剪出一襲很酷的中山裝，讓你穿上，好沿著我不徐不緩的語調，逛逛這條英殖民地的舊街場。

你輕鬆的皮鞋踏在新鋪的碎石路上，沒有電影裡那種懷舊意味濃厚的配樂，只有一些些用想像喚來的微風掠過。風必須是一九〇九年的色澤，把有關的景象營造成粵語殘片裡的褪色模樣，整個城鎮憩睡在南洋暖暖的臂彎，還夢見自己是一片小小的唐山。當然這裡除了你熟悉的漢人膚色和話語、令你感到無比陌生的馬來人和印度人，還有鶴立雞群的英籍紳士和官僚。你勢必穿過一排接一排的古老建築，帶著淡淡的迷惑，視覺逐一撫過那些中西混血的廊柱與窗櫺，它們似乎在攪拌、在過濾你心思。要是累了，不妨把思絮往街尾的茶樓擱下，讓蜷曲的疲倦像茶葉般舒展開來，在攝氏八十度的白色瓷壺。

「是誰，寫下這個大刀闊斧的匾額？」你一定會問，問到脖子痠疼，然後跟每一位剛剛入座的客官一樣忍不住再三讚嘆。「廣州茶樓」四個金色的大字橫踞在門樑之上，十足史晨碑的法度，而且筆觸之中飽含北望神州的重重鄉愁。當然你可別妄想在這裡遇見黃飛鴻，舉目望去滿樓盡是走卒販夫，只有寥寥幾位長者和閒人；他們多半是被一張綳綳的賣身契網起來扔到南洋的「豬仔」勞工（及其後人），至於衣著光鮮的，則是背井南下淘金的「新客」。一賤一貴，都同樣有這麼一張嗜茶的嘴，好像

真的可以飲到唐山的滋味；茶葉在壺裡杯中釋出故國山水的色香，乃至神韻，他們可能會這麼認為。

茶樓不小，相當於三個店面的規模，兩扇暗褐色的大門上面貼著你已然陌生的文武門神。門神威武，如兩廣提督，而門檻是丈寬的長城在階前一橫，整個茶樓就在你洶湧的感觸裡形象化，成了大大一壺鐵觀音的紫砂城池。來的全是蝸蝓在異地的唐山心靈，服或不服水土的他們在尋求一種舒展，在鄉音裡無拘無束的舒展。你粗略點算，一樓共擺了二十二張大理石面的大圓桌，全被高談的辮子坐滿。別驚訝，這還是愛新覺羅氏當朝的宣統元年，溥儀就像你在《末代皇帝》影片裡看過的，那幅尚未斷乳的德性。你選了一個靠近櫃檯的位子，坐下，叫了一壺茶；隨後伙記端來幾籠廣東點心，問候你顫抖不已的舌頭。你的目光像一隻好奇的松鼠在桌子之間跳躍，從廣東細膩的表情到廣西粗獷的眉宇，穿越方言與方言交集的淡淡陰影，語意和語意來回拉鋸的縫隙；你柔軟的耳朵化作一頭瘦瘦的黃鼠狼，在窺探，在竊聽眾人的南洋生涯，看看裡面有沒有甚麼好東西？

你發現，坐在你周遭眾人都很專心地翻閱一份份剛蒸好的《叻報》，大叔們眼神顫動，宛如即將脫落的龍鱗，其他不識字的大伯則耐心地等待閱報的大叔把消息轉述……，然後話聲即如鞭炮般砰然四起，粗話將應有的標點憤憤踢開，一氣呵成的怒罵出來，像各路舉義的漢末大軍，殺氣騰騰地去討伐該死的亂臣賊子。你可以讀出潛龍淌血難止的傷口，整個遙遠的中國就在這裡，在他們難過又無力的心田，在印工粗糙的《叻報》上面。鉛字很忙，急著結痂被閹割的唐山；你匆匆瀏覽，你從不曾

如此近距離瀏覽一個只在歷史課本裡讀過的中國，這麼近，近得令你心驚，你甚至可以清楚聽見宣統窩囊的詔書在頭版大哭，還掛著兩行膽小的鼠色鼻涕。

所有的怨言全泡進一壺鐵觀音，包子把粗話囫圇吞下，「埋單！埋單！」大叔大伯們十分氣憤的離去，有的要開工、要上班，有的則得回店裡開門做生意，走歸走，臼齒還嚼著莫大的詛咒：「都是那隻狗養的葉赫那拉！」你不得不肯定這句粗話背後的情感，毫無政治作用的渺小粗話，每一個字都繡滿真血絲。你勢必察覺到，南洋始終不過是他們謀生的飯碗，坐了一整個清晨竟然聽不到半句有關馬來亞的對話；你差點錯以為現在身處廣州的某家廣州茶樓，而剛才鄰座那位蓄著小鬍子的漢子，就是國父孫中山。

歷史像一隻游走於赤道雨林的巨蟒，脫去一層又一層的蛇皮，每一層都是時間與事件的史籍；快雨，急晴，又快雨，朝代與年號瞬息更替，玉璽像彈珠彈來跳去……。廣州茶樓在颱風圈外儲蓄年歲與青苔，靜靜的等待。假如你耐心坐下去，坐到馬來亞高呼獨立的一九五七，大英帝國的太陽往城鎮的西邊黯然落下，所有殖民時代的建築都在狂歡，它們的靈魂從數百餘年的列強牢獄中徹底掙脫出來。

廣州茶樓仍是廣州茶樓，但你將看到我舅公掌櫃在這裡，還可以吃到疼胃的老點心，依然可以聆聽戀耳的舊粵曲。舅公本來就是資深的老伙記，同時也是老闆唯一的女婿，所以順理成章的在老闆仙去之後接掌了這間老店。換個位子吧，換到靠近門口的地方，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人事的諸多變化。首先，你發現這回輪到《南洋商報》纏住所有的左腕，

許多新聞的標題皆圍繞著南洋，更準確的說法是：盤踞在馬來亞半島和新加坡。你也許會很不習慣，因為從此「國父」並非用來尊稱孫中山，而是一位叫東姑·阿都拉曼的馬來族民主鬥士。大叔們失去可以激動的滿清，只剩下一具赤化的陌生中國，於是心臟悄悄探出根鬚吮吸腳下的厚土，粗話的比重減少，不然就是對象轉移到當地的一些不平事情。

等粵曲舊透了，風就穿過去，穿過原有的鄉愁，把話題吹離唐山吹向當地的華文學堂。你必能感受到新舊話題在你狹小的耳蝸管裡代謝消長，或許它們的步子稍嫌凌亂，但其中一股前所未有的踏實感，透過忙亂的步子清楚地傳達出來。踏在這片土地上的老唐山，開始熱愛真真實實的南洋，如果你成為廣州茶樓的常客，就可以目睹舅公如何夥同街坊去義賣，從飲食、理髮到三輪車，從月圓月缺到月蝕；一籠籠肉汁飽滿的叉燒包砌出教室的四壁，一碗接一碗的咖哩河粉波浪成形紅的學堂屋瓦，孩子是漢字土生土長的新筆劃，在馬來亞半島的華文教育史上書寫一頁輝煌。

離廣州茶樓大約半小時腳程，繞過宏偉的英國風格市議會堂，再跨越偶有柴油火車從底下鑽過的紅色鐵橋，就是我念書的華文小學，那是當地福建公會的血汗結晶之一。校園不大，但有好幾個排球場，下課時間總是被無數的排球擠滿；如果你眼尖的話，一定能看到我當年無比神勇的球技。後來我念的那所中學也是福建公會的阿公阿伯努力的成果。你和你無比幸福的朋友們都該來看看這場汗水浩大的灌溉，在南洋，在漢文化伸展的最最南端。

你再耐心坐下去，在茶樓日益加深的皺紋裡坐到易開瓶當道的一九

九〇年，近八十高齡的茶樓會告訴你一些難過的事情，譬如最近先後被狙擊而受傷的生意，大街對面的肯德基與麥當勞各傷其一臂；又譬如茶冷的速度裡有兩百CC的可樂冒起，孩子們不再喜愛普洱或鐵觀音，也沒有誰再關心粵曲，大家只知道巫啟賢等十大歌星，只呼吸經歐美文化殖民的消費空氣。整個日漸現代化的城鎮，把茶樓座落的舊街場很突兀地包圍起來，拼命推擠呀推擠，彷彿它們是一顆防礙市容的惡性腫瘤，於是不斷有新的工程將舊的建築遺風一一剷除，逼得你不得不抽身離去，從我嘮嘮叨叨的敘述……

去年二月，我回到儲藏了十餘年生命記憶的舊街場；可是晚風慵懶，也不用力多吹一下，整個畫面就這樣凝固在夕陽的腳踝旁邊。我自街口轉進巷子，路經你匆匆離去的長廊一隅，在茶樓十步之遙的地方停了幾秒，可真有點近鄉情怯的感覺，等下與親人見了面，還不知道該說些甚麼？舅公已過世三年，歲月這柄無情的鬼斧劈爛了扁額的神采，我小心翼翼地跨過門檻，門檻連看都不看一下，倒是那兩位長鬚若雪的老門神，還記得我這久違的鄉親，發出輕微但溫馨的木質聲音。表舅只昏黃了幾盞小燈，在半睡半醒的櫃檯，閒閒的背影有點像是退隱的壯士。表舅跟這棟茶樓同樣的高大威猛，但也同樣的落寞；茶樓失去了茶客，猶如壯士失去了戰場，一種無所適從的空洞，我深刻地感受著這股空茫，在已經打烊的大廳中央。不過表舅卻很熱情的招呼我，似乎把招呼十桌熟客的熱情濃縮在一起，話題像一桌令胃瘋狂的廣東點心，食慾在盤子與盤子之間手舞足蹈，一件事才談上幾句，又急著談另一件事，我好不容易才把近五年的家族大事奉告完畢，又得端上一盤蒸騰騰的話題。

不曉得是燈光太暗，抑或茶樓果真老了瘦了，我穿過一樓感同穿過一個廢棄的宇宙，又像胃臟殭死但仍有太多記憶的壯烈酸痕！你應當還記得我向你陳述過的從前種種，那是這個茶樓的貞觀盛世，每一句話都很鏗鏘都很營養，足以滋生一整個赤道雨林的想像。但如今走在樓梯上，每一步都要溫柔，怕梯子會痛，茶樓逐漸流失珍貴的骨質，這是白蟻們幹的好事。我想，我真的來得不是時候，茶樓甚至來不及上妝迎我，她輕咳了兩聲，喚醒一支沙啞的粵曲。如果你也來了，她會再泡一壺鐵觀音，把南洋從頭品茗，品茗大叔大伯們既綿長又精準的粗活、包子與河粉砌成的眾多學堂、昔年各大報章的頭條……

陳舊的街場往都市邊緣退隱，隱出霉黴，在我微微過敏的鼻腔裡大耍可惡的把戲。我辭別了表舅汪亮的目光，一步一步踏著你走過的腳印，踏著獨自冷清在巷裡的百年野史。那將是一大串感傷的老故事，以及一大壺柔軟的鐵觀音，要是我再度向你或你的友人敘述廣州茶樓，在閒來無事的炎炎午後。